《儒林外史》吳敬梓

《二○一七年七月七日版》
《好讀書櫃》典藏版

第一回　說楔子敷陳大義　借名流隱括全文

人生南北多岐路，將相神仙，也要凡人做。百代興亡朝復暮，江風吹倒前朝樹。功名富貴無憑據，費盡心情，總把流光誤。濁酒三杯沉醉去，水流花謝知何處？

這一首詞，也是個老生常談。不過說人生富貴功名，是身外之物；但世人一見了功名，便捨著性命去求他，及至到手之後，味同嚼蠟。自古及今，那一個是看得破的！

雖然如此說，元朝末年，也曾出了一個嶔崎磊落的人。這人姓王名冕，在諸暨縣鄉村裏住，七歲上死了父親，他母親做些針指，供給他到村學堂裏去讀書。看看三個年頭，王冕已是十歲了。母親喚他到面前來說道：「兒阿，不是我有心要耽誤你。只因你父親亡後，我一個寡婦人家，只有出去的，沒有進來的；年歲不好，柴米又貴；這幾件舊衣服和些舊傢伙，當的當了，賣的賣了；只靠著我替人家做些針指生活尋來的錢，如何供得你讀書？如今沒奈何，把你僱在間壁人家放牛，每月可以得他幾錢銀子，你又有現成飯喫；只在明日就要去了。」王冕道：「娘說的是。我在學堂裏坐著，心裏也悶；不如往他家放牛，倒快活些。假如我要讀書，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。」當夜商議定了。

第二日，母親同他到間壁秦老家。秦老留著他母子兩個喫了早飯，牽出一條水牛來交與王冕，指著門外道：「就在我這大門過去兩箭之地，便是七泖湖。湖邊一帶綠草，各家的牛都在那裏打睡。又有幾十顆合抱的垂楊樹，十分陰涼。牛要渴了，就在湖邊上飲水。小哥，你只在這一帶頑耍，不必遠去。我老漢每日兩餐小菜飯是不少的，每日早上，還折兩個錢與你買點心喫。只是百事勤謹些，休嫌怠慢。」他母親謝了擾要回家去，王冕送出門來。母親替他理理衣服，口裏說道：「你在此須要小心，休惹人說不是；早出晚歸，免我懸望。」王冕應諾，母親含著兩眼眼淚去了。

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，每到黃昏，回家跟著母親歇宿。或遇秦家煮些醃魚、臘肉給他喫，他便拿塊荷葉包了來家，遞與母親。每日點心錢，他也不買了喫，聚到一兩個月，便偷個空，走到村學堂裏，見那闖學堂的書客，就買幾本舊書，日逐把牛拴了，坐在柳陰樹下看。

彈指又過了三四年。王冕看書，心下也著實明白了。那日，正是黃梅時候，天氣煩躁。王冕放牛倦了，在綠草地上坐著。須臾，濃雲密佈，一陣大雨過了。那黑雲邊上鑲著白雲，漸漸散去，透出一派日光來，照耀得滿湖通紅。湖邊上山，青一塊，紫一塊，綠一塊。樹枝上都像水洗過一番的，尤其綠得可愛。湖裏有十來枝荷花，苞子上清水滴滴，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。王冕看了一回，心裏想道：「古人說，『人在畫圖中』，其實不錯。可惜我這裏沒有一個畫工，把這荷花畫他幾枝，也覺有趣。」又心裏想道：「天下那有個學不會的事，我何不自畫他幾枝。」

正存想間，只見遠遠的一個夯漢，挑了一擔食盒來，手裏提著一瓶酒，食盒上掛著一塊氈條，來到柳樹下，將氈鋪了，食盒打開。那邊走過三個人來，頭帶方巾，一個穿寶藍夾紗直裰，兩人穿元色直裰，都有四五十歲光景，手搖白紙扇，緩步而來。那穿寶藍直裰的是個胖子，來到樹下，尊那穿元色的一個鬍子坐在上面，那一個瘦子坐在對席；他想是主人了，坐在下面把酒來斟。喫了一回，那胖子開口道：「危老先生回來了。新買了住宅，比京裏鐘樓街的房子還大些，值得二千兩銀子。因老先生要買，房主人讓了幾十兩銀賣了，圖個名望體面。前月初十搬家，太尊、縣父母都親自到門來賀，留著喫酒到二三更天。街上的人，那一個不敬。」那瘦子道：「縣尊是壬午舉人，乃危老先生門生，這是該來賀的。」那胖子道：「敝親家也是危老先生門生，而今在河南做知縣。前日小婿來家，帶二斤乾鹿肉來見惠，這一盤就是了。這一回小婿再去，託敝親家寫一封字來，去晉謁晉謁危老先生；他若肯下鄉回拜，也免得這些鄉戶人家，放了驢和豬在你我田裏喫糧食。」那瘦子道：「危老先生要算一個學者了。」那鬍子說道：「聽見前日出京時，皇上親自送出城外，攜著手走了十幾步，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辭了，方纔上轎回去。看這光景，莫不是就要做官？」三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說個不了。

王冕見天色晚了，牽了牛回去。自此，聚的錢不買書了，託人向城裏買些胭脂鉛粉之類，學畫荷花。初時畫得不好，畫到三個月之後，那荷花精神、顏色，無一不像，只多著一張紙，就像是湖裏長的；又像纔從湖裏摘下來，貼在紙上的。鄉間人見畫得好，也有拿錢來買的。王冕得了錢，買些好東好西，孝敬母親。一傳兩，兩傳三，諸暨一縣都曉得是一個畫沒骨花卉的名筆，爭著來買。到了十七八歲，不在秦家了，每日畫幾筆畫，讀古人的詩文，漸漸不愁衣食，母親心裏歡喜。

這王冕天性聰明，年紀不滿二十歲，就把那天文、地理、經史上的大學問，無一不貫通。但他性情不同：既不求官爵，又不交納朋友，終日閉戶讀書。又在楚辭圖上看見畫的屈原衣冠，他便自造一頂極高的帽子，一件極闊的衣服。遇著花明柳媚的時節，把一乘牛車載了母親，他便戴了高帽，穿了闊衣，執著鞭子，口裏唱著歌曲，在鄉村鎮上，以及湖邊，到處頑耍，惹的鄉下孩子們三五成群跟著他笑，他也不放在意下。只有隔壁秦老，雖然務農，卻是個有意思的人；因自小看見他長大，如此不俗，所以敬他，愛他，時時和他親熱，邀在草堂裏坐著說話兒。

一日，正和秦老坐著，只見外邊走進一個人來，頭帶瓦楞帽，身穿青布衣服。秦老迎接，敘禮坐下。這人姓翟，是諸暨縣一個頭役，又是買辦。因秦老的兒子秦大漢拜在他名下，叫他乾爺，所以常時下鄉來看親家。秦老慌忙叫兒子烹茶，殺雞、煮肉款留他；就要王冕相陪。彼此道過姓名。那翟買辦道：「只位王相公，可就是會畫沒骨花的麼？」秦老道：「便是了。親家，你怎得知道？」翟買辦道：「縣裏人那個不曉得。因前日本縣老爺吩咐：要畫二十四副花卉冊頁送上司，此事交在我身上。我聞有王相公的大名，故此一徑來尋親家。今日有緣，遇著王相公，是必費心大筆畫一畫。在下半個月後，下鄉來取。老爺少不得還有幾兩潤筆的銀子，一併送來。」秦老在傍，著實攛掇。王冕屈不過秦老的情，只得應諾了。回家用心用意，畫了二十四副花卉，都題了詩在上面。翟頭役稟過了本官，那知縣時仁，發出二十四兩銀子來。翟買辦扣尅了十二兩，只拿了十二

兩銀子送與王冕，將冊頁取去。時知縣又辦了幾樣禮物，送與危素，作候問之禮。

危素受了禮物，只把這本冊頁看了又看，愛玩不忍釋手。次日，備了一席酒，請時知縣來家致謝。當下寒暄已畢，酒過數巡，危素道：「前日承老父臺所惠冊頁花卉，還是古人的呢，還是現在人畫的？」時知縣不敢隱瞞，便道：「這就是門生治下一個鄉下農民，叫做王冕，年紀也不甚大。想是纔學畫幾筆，難入老師的法眼。」危素歎道：「我學生出門久了，故鄉有如此賢士，竟坐不知，可為慚愧。此兄不但才高，胸中見識，大是不同，將來名位不在你我之下。不知老父臺可以約他來此相會一會麼？」時知縣道：「這個何難，門生出去，即遣人相約。他聽見老師相愛，自然喜出望外了。」說罷，辭了危素，回到衙門，差翟買辦持個侍生帖子去約王冕。

翟買辦飛奔下鄉，到秦老家，邀王冕過來，一五一十，向他說了。王冕笑道：「卻是起動頭翁，上覆縣主老爺，說王冕乃一介農夫，不敢求見；這尊帖也不敢領。」翟買辦變了臉道：「老爺將帖請人，誰敢不去！況這件事，原是我照顧你的；不然，老爺如何得知你會畫花？論理，見過老爺，還該重重的謝我一謝纔是！如何走到這裏，茶也不見你一杯，卻是推三阻四，不肯去見，是何道理？叫我如何回覆得老爺！難道老爺一縣之主，叫不動一個百姓麼？」王冕道：「頭翁，你有所不知。假如我為了事，老爺拿票子傳我，我怎敢不去！如今將帖來請，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；我不願去，老爺也可以相諒。」翟買辦道：「你這都說的是甚麼話！票子傳著倒要去，帖子請著倒不去？這不是不識抬舉了！」秦老勸道：「王相公，也罷；老爺拿帖子請你，自然是好意，你同親家去走一回罷。自古道：『滅門的知縣』，你和他拗些甚麼？」王冕道：「秦老爹！頭翁不知，你是聽見我說過的。不見那段干木、泄柳的故事麼？我是不願去的。」翟買辦道：「你這是難題目與我做，叫拿甚麼話去回老爺？」秦老道：「這個果然也是兩難。若要去時，王相公又不肯；若要不去，親家又難回話。我如今倒有一法：親家回縣裏，不要說王相公不肯，只說他抱病在家，不能就來，一兩日間好了就到。」翟買辦道：「害病，就要取四鄰的甘結！」彼此爭論了一番，秦老整治晚飯與他喫了；又暗叫了王冕出去問母親秤了三錢二分銀子，送與翟買辦做差錢，方纔應諾去了，回覆知縣。

知縣心裏想道：「這小廝那裏害甚麼病！想是翟家這奴才，走下鄉狐假虎威，著實恐嚇了他一場。他從來不曾見過官府的人，害怕不敢來了。老師既把這個人託我，我若不把他就叫了來見老師，也惹得老師笑我做事疲軟。我不如竟自己下鄉去拜他。他看見賞他臉面，斷不是難為他的意思，自然大著膽見我；我就便帶了他來見老師，卻不是辦事勤敏？」又想道：「一個堂堂縣令，屈尊去拜一個鄉民，惹得衙役們笑話。」又想道：「老師前日口氣，甚是敬他；老師敬他十分，我就該敬他一百分。況且屈尊敬賢，將來志書上少不得稱贊一篇。這是萬古千年不朽的勾當，有甚麼做不得！」當下定了主意。次早，傳齊轎夫，也不用全副執事，只帶八個紅黑帽夜役軍牢，翟買辦扶著轎子，一直下鄉來。鄉裏人聽見鑼響，一個個扶老攜幼，挨擠了看。轎子來到王冕門首，只見七八間草屋，一扇白板門緊緊關著。翟買辦搶上幾步，忙去敲門。敲了一會，裏面一個婆婆，拄著拐杖，出來說道：「不在家了。從清早裏牽牛出去飲水，尚未回來。」翟買辦道：「老爺親自在這裏傳你家兒子說話，怎的慢條斯理！快快說在那裏，我好去傳！」那婆婆道：「其實不在家了，不知在那裏。」說畢，關著門進去了。

說話之間，知縣轎子已到。翟買辦跪在轎前稟道：「小的傳王冕，不在家裏，請老爺龍駕到公館裏略坐一坐，小的再去傳。」扶著轎子，過王冕屋後來。屋後橫七豎八，幾稜窄田埂，遠遠的一面大塘，塘邊都栽滿了榆樹、桑樹。塘邊那一望無際的幾頃田地，又有一坐山，雖不甚大，卻青葱樹木，堆滿山上。約有一里多路，彼此叫呼，還聽得見。知縣正走著，遠遠的有個牧童，倒騎水牯牛，從山嘴邊轉了過來。翟買辦趕將上去，問道：「秦小二漢，你看見你隔壁的王老大牽了牛在那裏飲水哩？」小二道：「王大叔麼？他在二十里外王家集親家家喫酒去了。這牛就是他的，央及我替他趕了來家。」翟買辦如此這般稟了知縣。知縣變著臉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不必進公館了！即回衙門去罷！」時知縣此時心中十分惱怒，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來責懲一番；又想恐怕危老師說他暴躁，且忍口氣回去，慢慢向老師說明此人不中抬舉，再處置他也不遲。知縣去了。

王冕並不曾遠行，即時走了來家。秦老過來抱怨他道：「你方纔也太執意了。他是一縣之主，你怎的這樣怠慢他？」王冕道：「老爹請坐，我告訴你。時知縣倚著危素的勢，要在這裏酷虐小民，無所不為。這樣的人，我為甚麼要相與他？但他這一番回去，必定向危素說；危素老羞變怒，恐要和我計較起來。我如今辭別老爹，收拾行李，到別處去躲避幾時。只是母親在家，放心不下。」母親道：「我兒，你歷年賣詩賣畫，我也積聚下三五十兩銀子，柴米不愁沒有。我雖年老，又無疾病，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時不妨。你又不曾犯罪，難道官府來拿你的母親去不成？」秦老道：「這也說得有理。況你埋沒在這鄉村鎮上，雖有才學，誰人是識得你的；此番到大邦去處，或者走出些遇合來也不可知。你尊堂家下大小事故，一切都在我老漢身上，替你扶持便了。」王冕拜謝了秦老。秦老又走回家去，取了些酒肴來替王冕送行，喫了半夜酒回去。

次日五更，王冕起來收拾行李，喫了早飯，恰好秦老也到。王冕拜辭了母親，又拜了秦老兩拜，母子洒淚分手。王冕穿上蔴鞋，背上行李。秦老手提一個小白燈籠，直送出村口，洒淚而別。秦老手拿燈籠，站著看著他走，走的望不著了，方纔回去

王冕一路風餐露宿，九十里大站，七十里小站，一徑來到山東濟南府地方。這山東雖是近北省分，這會城卻也人物富庶，房舍稠密。王冕到了此處，盤費用盡了，只得租個小菴門面屋，賣卜測字；也畫兩張沒骨的花卉貼在那裏，賣與過往的人。每日問卜賣畫，到也擠個不開。彈指間，過了半年光景。濟南府裏有幾個俗財主，也愛王冕的畫，時常要買；又自己不來，遣幾個粗夯小廝，動不動大呼小叫，鬧的王冕不得安穩。王冕心不耐煩，就畫了一條大牛貼在那裏；又題幾句詩在上，含著譏刺。也怕從此有口舌，正思量搬移一個地方。

那日清早，纔坐在那裏，只見許多男女，啼啼哭哭，在街上過。也有挑著鍋的，也有籮擔內挑著孩子的，一個個面黃肌瘦，衣裳襤褸。過去一陣，又是一陣，把街上都塞滿了。也有坐在地上就化錢的。問其所以，都是黃河沿上的州縣，被河水決了，田廬房舍，盡行漂沒。這些是逃荒的百姓，官府又不管，只得四散覓食。王冕見此光景，過意不去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河水北流，天下自此將大亂了。我還在這裏做甚麼！」將些散碎銀子，收拾好了，拴束行李，仍舊回家。入了浙江境，纔打聽得危素已還朝了，時知縣也陞任去了，因此放心回家，拜見母親。看見母親康健如常，心中歡喜。母親又向他說秦老許多好處。他慌忙打開行李，取出一匹繭紬，一包耿餅，拿過去拜謝了秦老。秦老又備酒與他洗塵。自此，王冕依舊吟詩作畫，奉養母親。

又過了六年，母親老病臥床。王冕百方延醫調治，總不見效。一日，母親吩咐王冕道：「我眼見得不濟事了。但這幾年來，人都在我耳根前說你的學問有了，該勸你出去做官。做官怕不是榮宗耀祖的事！我看見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場！況你的性情高傲，倘若弄出禍來，反為不美。我兒可聽我的遺言，將來娶妻生子，守著我的墳墓，不要出去做官，我死了，口眼也閉！」王冕哭著應諾。他母親奄奄一息，歸天去了。王冕擗踊哀號，哭得那鄰舍之人，無不落淚。又虧秦老一力幫襯，制備衣衾棺檄。王冕負土成墳，三年苫塊，不必細說。

到了服闋之後，不過一年有餘，天下就大亂了。方國珍據了浙江，張士誠據了蘇州，陳友諒據了湖廣，都是些草竊的英雄。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滁陽，得了金陵，立為吳王，乃是王者之師；提兵破了方國珍，號令全浙，鄉村鎮市，並無騷擾。

一日，日中時分，王冕正從母親墳上拜掃回來，只見十幾騎馬竟投他村裏來。為頭一人，頭戴武巾，身穿團花戰袍，白淨面皮，三綹髭鬚，真有龍鳳之表。那人到門首下了馬，向王冕施禮道：「動問一聲，那裏是王冕先生家？」王冕道：「小人王冕，這裏便是寒舍。」那人喜道：「如此甚妙。特來晉謁。」吩咐從人都下了馬，屯在外邊，把馬都繫在湖邊柳樹上。那人獨和王冕攜手進到屋裏，分賓主施禮坐下。王冕道：「不敢拜問尊官尊姓大名？因甚降臨這鄉僻所在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姓朱，先在江南起兵，號滁陽王；而今據有金陵，稱為吳王的便是。因平方國珍到此，特來拜訪先生。」王冕道：「鄉民肉眼不識，原來就是王爺。但鄉民一介愚人，怎敢勞王爺貴步？」吳王道：「孤是一個粗鹵漢子，今得見先生儒者氣象，不覺功利之見頓消。孤在江南，即慕大名，今來拜訪，要先生指示：浙人久反之後，何以能服其心？」王冕道：「大王是高明遠見的，不消鄉民多說。若以仁義服人，何人不服，豈但浙江？若以兵力服人，浙人雖弱，恐亦義不受辱。不見方國珍麼？」吳王歎息，點頭稱善。兩人促膝談到日暮。那些從者都帶有乾糧。王冕自到廚下烙了一斤麵餅，炒了一盤韭菜，自捧出來，陪著。吳王喫了，稱謝教誨，上馬去了。這日，秦老進城回來，問及此事。王冕也不曾說就是吳王，只說是軍中一個將官，向年在山東相識的，故此來看我一看，說著就罷了。

不數年間，吳王削平禍亂，定鼎應天，天下一統，建國號大明，年號洪武。鄉村人，各各安居樂業。到了洪武四年，秦老又進城裏，回來向王冕道：「危老爺已自問了罪，發在和州去了。我帶了一本邸抄來與你看。」王冕接過來看，纔曉得危素歸降之後，妄自尊大，在太祖面前自稱老臣。太祖大怒，發往和州守余闕墓去了。此一條之後，便是禮部議定取士之法：三年一科，用五經、四書、八股文。王冕指與秦老看，道：「這個法卻定的不好！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，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。」說著，天色晚了下來。此時正是初夏，天時乍熱。秦老在打麥場上放下一張桌子，兩人小飲。須臾，東方月上，照耀得如同萬頃玻璃一般。那些眠鷗宿鷺，闃然無聲。王冕左手持杯，右手指著天上的星，向秦老道：「你看貫索犯文昌，一代文人有厄！」話猶未了，忽然起一陣怪風，刮的樹木都颼颼的響。水面上的禽鳥，格格驚起了許多。王冕同秦老嚇的將衣袖蒙了臉。少頃，風聲略定，睜眼看時，只見天上紛紛有百十個小星，都墜向東南角上去了。王冕道：「天可憐見，降下這一夥星君去維持文運，我們是不及見了！」當夜收拾傢伙，各自歇息。

自此以後，時常有人傳說，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，要徵聘王冕出來做官。初時不在意裏，後來漸漸說的多了，王冕並不通知秦老，私自收拾，連夜逃往會稽山中。半年之後，朝廷果然遣一員官，捧著詔書，帶領許多人，將著綵緞表裏，來到秦老門首，見秦老八十多歲，鬚鬢皓然，手扶拄杖。那官與他施禮。秦老讓到草堂坐下。那官問道：「王冕先生就在這莊上麼？而今皇恩授他咨議參軍之職，下官特地捧詔而來。」秦老道：「他雖是這裏人，只是久矣不知去向了。」秦老獻過了茶，領那官員走到王冕家，推開了門，見蠨蛸滿室，蓬蒿蔽徑，知是果然去得久了。那官咨嗟歎息了一回，仍舊捧詔回旨去了。

王冕隱居在會稽山中，並不自言姓名；後來得病去世，山鄰斂些錢財，葬於會稽山下。是年，秦老亦壽終於家。可笑近來文人學士，說著王冕，都稱他做王參軍！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？所以表白一番。

這不過是個楔子，下面還有正文。